

蓮塘村的喜事

通俗小說



雪倫著

南方通俗讀物聯合出版社出版

目次

第一回	吳大貴還鄉	(一)
第二回	地主的陰謀	(四)
第三回	在竹林裏	(八)
第四回	兩面派的花樣	(二)
第五回	「癡瘋出了面」	(一五)
第六回	假鬥爭	(一九)
第七回	重新佈置工作	(二三)
第八回	扎根	(二六)
第九回	好像見了親人一樣	(三〇)
第十回	不再怕他們啦	(三三)
第十一回	要逃也逃不了	(三六)
第十二回	金手鐲	(四〇)
第十三回	反霸大會	(四四)
第十四回	李寶英查黑糧	(四九)
第十五回	蓮塘村的喜事	(五五)

第一回 吳大貴還鄉

吳大貴現在回到自己的家鄉來了。他是一個年青的僱農，自小父母雙亡，依着寡婦二嬸母過日子，二嬸母沒有子女，就把大貴當作親生兒子一般。因為家裏窮，大貴只讀過兩年書，十六歲便開始給人做長工。他生得手粗腳大，身體結實，做工氣力過人，性情也很硬直，肚裏有話就說，忍不住氣，發起火藥性子來，什麼人他也不怕。

三年前，在國民黨匪幫統治時期，大貴在本村的地主馬世榮家裏當長工。馬世榮是個兇狠的惡霸，人家背地裏都叫他做「奸馬」。他有個童養媳，名叫李寶英，是她九歲那年被買來的。那時候，馬世榮有個十三歲的兒子，病了幾個月，只剩一口氣了。算命的說：「要娶個媳婦兒，做做喜事，把邪氣沖散，病才能好。」恰巧李寶英的父親向馬世榮借債，馬世榮便逼着李老頭，把李寶英賣給他了。誰知李寶英過門不到三日，馬世榮那兒子就死了。馬世榮的老婆又怨李寶英「八字」不好，害了她兒子的命，便把李寶英痛打一頓，強迫李寶英守一輩子寡，給她做一世的「婢女」。從此李寶英便在馬家受盡虐待，過着痛苦的日子。

但是，大石頭下的小草，雖然受着沉重的壓迫，也還是從石縫裏伸出頭來，彎彎曲曲地生長着。李寶英也一樣，她頑強地熬受着苦難的生活，畢竟也長大起來了。

吳大貴到馬家做長工那年，李寶英已經十九歲了，長得長眉大眼，腰圓背厚，很是健康。她和大貴同吃、同喝、同勞動，不論風裏、雨裏、田裏、地裏，都是同出同入，幾乎形影不離。他倆彼此也很要好，吳大貴氣力大，粗重的工作都揀着自己做；李寶英針線巧，便時常偷空給吳大貴補衣服。有時，吳大貴替馬世榮挑東西到城裏去，回來得晚，李寶英便把主人吃剩的飯菜，燉在飯鍋裏，用炭火暖着，使吳大貴不致吃到冷的。有時飯菜剩得少，她就情願自己少吃一點，把飯菜多留給吳大貴。吳大貴知道她從來沒個零用錢，每次到城裏去便買些東西來送給她。在馬世榮夫婦的輕蔑和壓迫下，兩顆同苦難的心，互相溫暖着，一天一天地越靠越緊了。

然而，兩個人的親密情形，到底給馬世榮老婆看出來了。她是著名的潑婦，花名叫做「辣椒娘」。她怕李寶英將來跟了吳大貴，暗暗懷恨在心。一天，吳大貴從城裏回來，買了一對頭髮夾送給李寶英，恰巧給辣椒娘看見了。她又看見李寶英手裏，正縫補着吳大貴的一件衫，便像狼一樣咆哮起來，謔說他們私通，敗壞她家名譽，拿了一把掃帚，向李寶英劈頭就打。吳大貴心裏也冒了火，他用力把辣椒娘一



推，只見辣椒娘兩腳朝天，跌到天井裏去了。

辣椒娘爬起身來，咬着牙向吳大貴狠狠地哼了一聲，便回房裏去找馬世榮。馬世榮正在抽鴉片，他聽了老婆的話，自然非常惱怒。只見他眉頭一皺，臉色一沉，便起床來寫了幾個字，叫狗腿馬七，送給偽鄉長李麻子。那天晚上，吳大貴便給「鄉公所」捉去了。李寶英也被辣椒娘關在牛房裏，不給飯吃。

吳大貴被李麻子強迫送去當「豬仔兵」，一天晚上，坐船出發，吳大貴乘半夜大家睡着的時候，跳水逃了出來。他恐怕馬世榮再陷害他，不敢回村裏去，只得在外面找生活，農忙時節，幫人做做田工；平時沒有田工做，便給人家挑擔子，

東奔西走，不覺便過了三年。

現在，吳大貴又回來了，他心裏再也不怕馬世榮。他想：解放過後，到處部門惡霸，馬世榮也該給村裏的人鬥倒了。但不知李寶英現在怎麼樣，她是不是還記得我吳大貴呢？也許她早已給辣椒娘害死？或者已經嫁給別人了？……他越想越多疑問，恨不得立刻走到村裏，好得個明白。他一面想，一面便加快腳步。這時正值秋末冬初，烏桕樹葉已經紅了，柑子也熟了，在暖暖的太陽光下，金黃的柑子，和紅色的秋葉，互相輝映着，好不美麗！然而這些景緻，吳大貴也無心觀賞，他只覺得天氣還這麼熱，又走得急，身上冒出汗來了。

直到夕陽西下，吳大貴才回到村裏，繞過一口蓮塘，穿過一叢茂密的竹林，村裏唯一粉刷得雪白的大屋——馬世榮的家就在眼前了。吳大貴推開半掩着的門，便一直向屋裏走去。

第二回 地主的陰謀

吳大貴到了馬世榮家裏，推門進去，只見屋裏靜悄悄的，鴉雀無聲，從前李寶英住的房子鎖着了。他又到廚房裏去看看，也不見李寶英。他走進上堂，才聽見辣

椒娘房內，有人低聲談話。他也無心細聽，正要回頭走，馬世榮却已經從門簾裏看見他，裝着滿面笑容，出來招呼他道：「大貴，你回來啦！這幾年光景好呀？」吳大貴舊恨難忘，冷冷地答道：「沒有餓死就是了！」馬世榮笑道：「那裏，我看你比以前胖了，準是在外面發了財啦！哈哈……」吳大貴心裏想：這奸馬倒好像很開心，還取笑我呢！難道村裏沒有鬥他嗎？他正在氣悶，馬世榮又說道：「大貴，你回來正好，村裏不久就要分田了，你大概也可以分一份吧？」吳大貴說：「我剛剛回來，村裏頭的事還不知道……」馬世榮說：「你去找大眼仔商量商量看，他現在做了農會主席啦！我是富農，政府規定富農要守中立，我倒不便替你講人情。不過，你在我家裏做過長工，大眼仔是知道的，你雖然剛剛回來，我相信他也一定會照顧你。」吳大貴一聽，更覺得奇怪：馬世榮明明是地主，怎麼會變成富農呢？大眼仔是個二流子，從前專門跟馬世榮賣鴉片，是馬世榮的心腹爪牙，怎麼又做了「農會主席」呢？一肚子疑團，越想越糊塗。他不願和馬世榮多談，便告辭走了。馬世榮假意留他吃晚飯，他自然不答應。馬世榮又親自送他到大門口，花言巧語，說了一篇好話。吳大貴想：解放後果然不同此，這奸馬從前對什麼「鄉長」「區長」，也板着面孔說話，今天却對我這麼客氣起來了。但他沒有想到，這正是馬世榮陰險狡猾的手段。

吳大貴離開馬家，剛走了幾步，却聽見一個女人，在背後叫他。他回頭一看，正是李寶英。吳大貴連忙迎上去說：「寶英，我找了半天，怎麼不見你呀？」李寶英笑道：「我到菜園裏去了一下，回來看見你和奸馬在談話，又不方便叫你。你什麼時候回來的？」吳大貴說：「我剛剛回來，還沒有到自己家裏去看看呢……」兩個人久別重逢，不免依依難捨，便一同走到附近的竹林裏去了。按下不提。

且說馬世榮回到房裏，便又和他的爪牙們商量起來。參加這次秘密談話的，有「農會主席」大眼仔，風水先生羅家德，馬世榮的繼子馬七和辣椒娘，還有一個名叫胡昆，是從香港回來，潛伏在村裏的特務。

馬世榮對他們說：「剛才那個吳大貴，大家都認識的，這傢伙在我這裏做過長工，對我家的情形比較清楚，又是我的對頭，這次回來，我們可要提防他！」羅家德說：「這個人火藥性子，我們的確要小心。」大眼仔說：「他剛剛從外面回來，一下子活動不來，只要給他一點小利，把他籠絡住，使他不亂說話就行了。」馬世榮說：「你的意見不錯，我也這麼想。不過，你還要設法使他不能接近工作隊，並使工作隊不信任他，這才不會搞出事情來。」辣椒娘說：「我就怕他又來勾引李寶英……」羅家德說：「我看，七哥一定要先和李寶英成了好事，使她對吳大貴死了心，就不怕了。」馬七搖頭說：「李寶英這妹子，也不容易惹……」大眼仔說：

「現在李寶英也很孤立，村裏的人都不理她，說她不是農民隊伍的人，我看她也作不了什麼怪。從前和她比較有來往的，我已經一一警告他們，叫他們要站穩立場，哈哈！嚇得他們看見李寶英，便遠遠走開了。」大眼仔自覺這種兩面派的手段很「高明」，說完了還得意地向着大家笑。這時，許久沒有說話的胡昆，咳嗽一聲，挺挺胸脯說：「我看這些問題都很簡單，吳大貴如果不吃軟，就叫他吃硬的；硬的我來幹。關於李寶英，七哥不應該太軟弱，我主張先污辱了她，然後慢慢勸她回心轉意。大凡女子一失身，就容易對付了。如果你不這樣做，越遷就她，恐怕就越難。」胡昆這樣一說，大家都認為很對，馬七也就表示，一定照胡昆的話去做。

後來又談到村裏的反霸問題，大眼仔說工作隊對這個問題，非常重視，幸而他應付得好，現在已把目標放到李麻子身上去了；只要李麻子肯把過去村裏一切壞事，自己擔當起來，不牽連馬世榮，這一關就容易混過了。馬世榮聽了自然很高興，他說：「李麻子是自己人，容易講話；萬一政府要扣押他，我負責他家的生活費就是了。」這件事便決定由馬七去和李麻子談。他們商量已定，那些爪牙們，便偷偷摸摸的從馬家後門溜走了。

祕密談話結束後，辣椒娘走出房來叫李寶英，但叫了半天，沒有人答應。原來李寶英還在竹林裏，和吳大貴講着話。

第三回 在竹林裏

吳大貴和李寶英，走到竹林裏，找了一塊清靜的地方坐下，兩個人談着別後三年的情景。

李寶英說：「那天晚上，你被鄉公所捉了去，我也給辣椒娘關在牛房裏，餓了三天三夜，她是想把我餓死的。後來奸馬對她說：『這麼大的女人死了可惜，家裏又需要人做工，不如饒了她這條狗命。而且再過幾年，把她賣了，還可以得回一筆錢。』因此，他們才把我放了。當時，我想走，可是往那裏去呢？想死，又覺得不甘心，十幾年的苦都捱過了，我為什麼要死呢？我聽說李麻子把你送到城裏去了，我想你沒有犯什麼大罪，不久總會放出來的。那知三年來，你一點消息也沒有……」李寶英心頭一酸，眼淚禁不住落了下來。

吳大貴嘆息一聲說：「你不知他們多毒心，當時他們想逼我當豬仔兵，替國民黨送死，我在半路逃了出來。但我怕奸馬他們再陷害我，我那裏敢回來呢？只得在外面東飄西蕩，給人做短工，生活也沒有有一天安定過……唉，寶英，這些過去的事也不談了，我們還是談談以後怎麼辦罷。」

李寶英抹乾了眼淚說：「以後？以後就要看你出主意了，現在，他們正逼着我……」

吳大貴一下摸不着頭腦，問道：「他們逼你什麼呢？」

李寶英說：「你不知道，將近解放時，奸馬立了馬七做繼子，說是頂他那個死去的兒子的，並且想逼我做馬七的老婆，我死也不肯答應。可是，他們天天在逼我，這樣拖下去怎麼辦呢？大貴……」

吳大貴聽了這話，也不禁一怔。他想了一下，說：「不怕他們！寶英，聽說人民政府頒佈了婚姻法，是主張男女婚姻自由的，他們再敢逼你，就告他們！」

李寶英歎息道：「我也聽人說過，可就不清楚婚姻法裏面是怎樣講的，唉……」

吳大貴說：「村裏不是有工作同志嗎？找他們問問就清楚了。寶英，我在別的地方見過，工作同志對我們受苦的人，都是很愛護的。他們不像從前的官僚，專門和馬世榮這般人來往；剛剛相反，他們是替我們窮苦人辦事的。和他們商量，準沒有錯！」

李寶英一聽，却更傷心了，她說：「工作同志？工作同志怎麼肯理我們的事？從前村裏的人，和我還合得來，可是工作同志來了以後，連村裏的人也不理我了，

說我是馬世榮的媳婦，不是農民隊伍的人。唉！大貴，你不回來，我連談一句話的人也沒有……」她越想越難過，眼圈兒一紅，又不禁流下淚來。

吳大貴心裏也很難過，但自己剛剛回來，許多事情還不清楚，一時倒沒了主意。他同情地望着李寶英，沉默了一會，然後勸她說：「不要傷心，寶英，也許是有人在搗鬼，工作同志又不明白你的情形，所以會弄成這樣的。現在我剛回來，一切事情還摸不着頭腦，過幾天，我們再想辦法吧。」

兩個人又談了一會，李寶英恐怕談得太夜，辣椒娘要追問，便回去了。吳大貴送着她走出竹林，剛巧碰着大眼仔，但在朦朧的月色下，大眼仔裝作沒有看見，閃在一邊走了。吳大貴也不以為意，他望着李寶英進了馬家的大門後，便回到自己的家裏來了。

自從大貴被迫離家，三年沒有音信，二婦母日夜傷心，不知流了多少眼淚，以為大貴死在外面了。這次大貴突然回來，二婦母見了，一時悲喜交集，肚子裏千言萬語，不知要從何說起。她把大貴端詳了一會，不禁流下眼淚，說道：「孩子，若不是共產黨到來，我怎麼還能見着你啊！今天婦娘看見你平安回來，就是死也瞑目了！」大貴看見二婦母頭髮斑白，比前老了許多，心裏也不免難過，只得安慰二婦母說：「婦娘，現在解放了，再不怕地主惡霸迫害我們，以後可以安心過日子

了。」二孀母點點頭，又問大貴三年在外的情形，大貴一一敘述，不必細表。吃過晚飯，吳大貴因為走了一天路，身體非常疲累，二孀母也叫他早點休息，他便到房裏睡下了。第二天一早，他剛剛醒來，便聽見有人在外面叫他，大貴不知是誰，只得連忙起身，穿好衣服，走出房去。

第四回 兩面派的花樣

吳大貴聽見有人叫他，急忙走出房來，一見原來是大眼仔。大眼仔的態度，裝得非常親熱，他拍着吳大貴的肩膀說：「大貴，我聽說你回來了，心裏真高興。你回來最好啦，現在村裏進行土地改革，什麼事情，都要靠我們貧僱農哪！」吳大貴雖然明知這傢伙，過去不是一個好人，但他想時間過了這麼久，世界都變了，人就不會變嗎？他又看見大眼仔態度這麼好，話也說得不錯，自然不便再往壞處想，因此也就笑道：「你是村裏的農會主席，這就全靠你領導了。」話一說開，大眼仔便講些村裏的工作難做，羣衆意見不一致，希望吳大貴以後幫忙的話。言談之間，也不免稱道一番自己怎樣任勞任怨，爲人民服務，藉以誇耀自己的功勞。接着，大眼仔又告訴吳大貴，過幾天，村裏就要鬥爭李麻子。吳大貴聽了，自然非常興奮，同時



問道：「爲什麼不鬥馬世榮呢？」大眼仔說：「馬世榮是富農，他又不像李麻子做過僞鄉長，土地改革的政策，是中立富農，所以我們不應該鬥他。」吳大貴可不服氣，說道：「馬世榮明明是地主，怎麼能變成富農呀？」大眼仔說：「馬世榮家裏有勞動，不是地主，是富農。」吳大貴說：「他有什麼勞動？」大眼仔說：「李寶英是他媳婦，長年耕田，不是有勞動嗎？」吳大貴說：「李寶英是他什麼媳婦？她九歲賣到馬家，過門三天，馬世榮的兒子便死了。她在馬家受盡虐待，過着牛馬生活，十足是一個婢女啊！」大眼仔說：「大貴，你不知道，後來馬世榮又立了馬七做繼子，把李寶英配上啦。」吳大貴說：「李寶英才不願意呢！」大眼仔說：「不管她願意不願意，名義上總是馬世榮的媳婦。況且這是馬家家裏的事

情，我們貧僱農也不必去過問。大貴，貧僱農有貧僱農的立場，你剛剛回來，恐怕不大清楚。工作同志，一再指示我們，不但要和地主割斷關係，就是富農的家庭也不應該來往，我怕你以後又去找李寶英，不能不順便對你提醒一下。」給大眼仔這樣一說，吳大貴心裏亂了，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才是。大眼仔見吳大貴沒話說，以爲他已經相信了自己，心裏暗暗高興，不一會便告辭走了。

吳大貴心裏很苦悶，他想找個工作同志來談談。他相信共產黨，相信工作隊。他想：有問題找工作同志商量，一定可以解決的。他問了二嬸母，知道工作隊派在村裏的，只有三個同志，都住在農會裏面。這農會原是馬姓的祠堂，是馬世榮自動借給農會做會址的。這也是他的一種狡猾手段，一面藉以表示自己「開明」，實際上又容易把農會控制，一舉兩得。但馬世榮的這些心事，吳大貴自然還不清楚，他只以爲這間祠堂比較寬敞，所以拿來做農會罷了。吃過早飯，吳大貴懷着滿腔希望，到農會去找工作同志。他興沖沖的踏進馬家祠，只見大眼仔正和一個戴眼鏡的同志，在低聲商量什麼。當他走近時，他們好像怕別人把話聽到似的，連忙停住了。那同志向他微微點一點頭，問道：「有什麼事嗎？」吳大貴看見這冷淡樣子，來時的熱情，不禁冷了一半，又見大眼仔老拿眼睛瞪着他，滿肚子想說的話，便不知從何說起了。他只得結結巴巴的說道：「沒有什麼事，我到這裏來看看……」大眼仔

接上去說道：「大貴，你剛回來，到各處去走走吧，我們還有事呢！」吳大貴臉上一熱，楞了一下，一股火冒起來，就想說道：「這農會我進不得嗎？」但他又覺得在工作同志面前，不好發脾氣，只得掉頭走了。吳大貴第一次便碰了這個釘子，心裏很不痛快，從農會出來，茫茫然在村裏東張西望地走着。忽然迎面來了一個青年，向他招呼道：「大貴哥，你回來啦！這麼久不見，光景好吧？」吳大貴認得這人是老僱農李春伯的兒子，名叫松漢，人很老實，可是膽小怕事。他和大貴的家相隔不遠，兩人自小一同放牛、割草，很有感情。大貴正想找個知己訴訴心頭的氣悶，便一把拉住李松漢說：「唉，一言難盡，你到我家裏慢慢談吧。」兩人邊走邊說，吳大貴才知道李松漢做了民兵隊長，可是有名無實，一切事情，都由大眼仔獨攬包辦，李松漢無從過問，僅僅領下一枝槍，掛着一個空銜頭罷了。李松漢說不願再幹下去，吳大貴却對他說：「不幹不是辦法，像大眼仔這樣的人，你不應該怕他，要想出方法來對付他才對。」吳大貴又問了許多村裏的情形，和李松漢在家裏談了半天，按下不提。

且說剛才那位戴眼鏡的同志，姓張名模，是知識分子出身的新幹部，剛從城市出來不久，沒有做慣羣衆工作，因此在思想、感情上，都還和農民保持着相當的距離。吳大貴出去後，他問大眼仔說：「這位是誰？我好像還沒有見過這個人。」

大眼仔便乘機中傷道：「他叫吳大貴，是村裏著名的火藥筒。從前他在馬世榮家裏做長工，因為調戲馬家的媳婦，被趕了出去。他又在國民黨匪幫那邊當過兵，國民黨匪幫被打垮後，就不務正業，在外遊蕩，昨天才回到村裏來。總之，他是一個靠不住的傢伙。」張同志一聽是當過國民黨匪兵的，便掏出筆記本子，把他記上了。同時，還吩咐大眼仔要留意他的行動，大眼仔自然樂得滿口稱是。接着，張同志又說道：「關於鬥爭李麻子的事，你去召集農會小組長佈置一下，要搜集充分的材料，要發動羣衆訴苦。時間等劉同志回來就可以決定，我想明天來不及，後天一定可以舉行，你就這樣去做吧。」大眼仔說道：「我一定照你的話做好。」便出去了。

第五回 「癡瘋出了面」

大眼仔從農會出來，便去召集農會小組長，商量鬥爭李麻子的事情。農會本來有十三個小組，但他找了半天，只找到五個小組長，這些人都是他自己挑選出來的。其餘八個人或說有事，或說身體不舒服，都藉故推辭，不願意參加。大眼仔也覺得人少好說話，便把這五個小組長，帶回自己的家裏來商量。他先把工作隊要大家鬥爭李麻子的意思講了一下，然後說道：「我們一定要照工作隊的意思去做，每